

197 条河流的绿色长征

■ 孟正圣

竹溪，不只是一个地名，她是中国生态版图上，最深情的一个注脚。在这里，竹溪河、汇湾河、泉河、万江河、公祖河、渣渔河、瓦沧河七大水系如七条绿色动脉，从秦巴深处褶皱里奔涌而出，形成的197条河流，像大地密布的毛细血管，将每一寸山岩、每一片林地浸润透彻，又将这份浸润拧成一股清流，穿越千山万壑，最终润泽北方大地。

十八里长峡，峡谷纵深蜿蜒，峰峦如削，谷深似壑，相对高度差超两千米，造就了中东部切割最深的峡谷奇观。涧水潺潺流淌，暗河从石缝中汩汩渗出，无数泉眼星罗棋布。

出十八里长峡经向坝乡到桃源乡，就邂逅公祖河、渣渔河、瓦沧河三大水系，它们共同成就堵河源头壮丽画卷。公祖河源出鄂渝交界大巴山东南麓，全长55.4公里，流域面积445平方公里。渣渔河发源于源茂林场菜子坝，河流全长51公里，流域面积323平方公里，在桃源乡羊角洞村与羊角洞沟汇合，一路向东南流入竹山县龙背湾水库，再到竹山县柳林老码头汇入堵河。瓦沧河自桃源乡崇山峻岭间奔涌而出，穿武陵峡三十公里奇崛的峡谷，汇入官渡河。三条水系都流入竹山，汇入堵河水系。

万江河全长46公里，发源于秦巴余脉密林，植被茂密，封禁保护，水质常年稳定在国家一类标准。

泉河，全长84.6公里，流域面积901平方公里，是竹溪县中下部的核心水系。发源于丰溪镇大界梁鄂陕交界大巴山南麓，自南向北，流经丰溪、天宝、龙滩、兵营、新

洲，在新洲郭家洲汇入堵河。

汇湾河，属堵河干流，是汉江最大支流堵河的西源，也是南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贯穿竹溪县南部山区。它一路奔涌向前，在新洲镇两河口与县河、泉河、泗水河、官渡河五条水系汇聚，形成“五水归一”的雄浑壮阔景象。河水合流后一路向东，注入竹山境内的堵河。

竹溪河干流全长约69.3公里，流域面积658平方公里，是南北调中线重要水源地。这条河属汉江堵河水系二级支流，是竹溪县的“母亲河”，竹溪县因河而得名。

除了河流，竹溪还有龙湖国家湿地公园。公园总面积221.34公顷，湖、泽、滩、涂交错相连，水草丰美，杂树生花。站在观鸟台远眺，成片芦苇荡间，白鹭、苍鹭不时掠过水面。公园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最多的时候这里拍到过37种鸟类，其中10余种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仅是监测到的鸳鸯就有200余只。每到迁徙季，大批候鸟从远方赶来，湿地便成了它们最温柔的驿站。

二

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数十年的悉心呵护，让竹溪县不仅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还孕育出世界稀有的好水。

走在竹溪县的河谷山间，随手捧起一捧水，都可以直接喝。那种凉，不是寒冰刺骨的刺激，而是从舌尖一路滑进喉咙的清甜。当地人从来不在家里存桶装水，渴了，就到河边弯腰来上一捧。“这水，你拿到外地去，一瓶得卖好几十元。”丹霞山上，老乡半开玩笑地说。事实上，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全球知名高端矿泉水品牌芙丝在那

威之外唯一认定的水源地，就在这里。

我跟着当地人爬了一个多小时，到达位于桃源乡两河口村海拔1700多米的丹霞山山腰。远远就能听见水声，走近只见泉水从岩壁上喷涌而出，泻成飞瀑。老乡告诉我，这泉旱时不枯，雨天不浑，一年四季流量稳定，水温常年保持在8-12℃。我伸手接了一捧，那种清冽，不像喝过任何瓶装水，更像是把整座山的灵气都咽进了肚子里。经权威部门检测，此处泉水水质具有“高锶、弱碱、低钠”三大特征，其中微量元素锶含量达到0.7至1.2毫克/升，超过国家标准4倍。如今，一瓶瓶贴着竹溪标签的矿泉水从这里启程，被运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但竹溪人更习惯蹲在河边，弯腰捧起一捧水就喝——凉丝丝的，带着石头和青苔的气味。

三

为守护这份纯净，不让一滴污水汇入北上清流，竹溪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水坪镇康家岭村老党支部书记孟正波带我走进竹溪县一中校园，指着操场说：“这里曾经有国有碳酸氢铵化肥厂和以黄姜为主要原料生产皂素的5家化工企业。从烟囱到书香，这是我们县最华丽的转身。”他的感慨里藏着沉甸甸的历史——化肥厂上千工人就业，产值曾占竹溪工业半壁江山，皂素厂拉动农村经济增长13个百分点，成千上万姜农从中受益。可为了水，这些厂子说关就关了。

“所有煤矿、出口创汇的石板厂、化工企业一律关停。沿河住户全部生态搬迁，不许建厂、不许排污、不许开发。化肥不能用，农药不能打，连黄姜这种赚钱的经

济作物都不能再种。”孟正波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

“曾经有外商看中这片土地，提出投资数亿元建设工业园，被一口回绝。有人说竹溪人‘傻’，守着金山不开发。”孟正波笑了笑，“竹溪人不傻，水干净了，比什么都值钱。”这句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我心上。

四

二十世纪80年代，竹溪县开始大规模植树造林、绿化荒山。那时候，人们扛着树苗，天不亮就上山。山坡陡，站不稳，大家就在腰上拴根绳子挖坑种树。不滥砍滥伐，走“造林、护林、兴林、富民”之路，竹溪县为“生态立县”埋下绿色的种子。

截至2026年，竹溪县森林覆盖率由1999年的57.4%增加到83.2%。那些当年种下的小树苗，如今已经长成漫山遍野的密林，风一吹，绿浪翻滚。

守住山是为了护住水。竹溪县组建了217支守水护水志愿服务队，2000余名志愿者成为河海岸线的“常驻卫士”。每周五，在竹溪的河流溪畔，总能看到一群群“志愿红”活跃的身影——他们有的弯腰捡拾岸边的垃圾，有的划着小船打捞水面漂浮物，有的拿着宣传单挨家挨户给村民讲护水的道理。风雨无阻，雷打不动。

志愿者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看着河水越来越清，风景越来越美，我们的坚持就值得。”说这话的时候，他们脸上有泥有汗，但眼睛是亮的。

厚植绿色家底，涵养清洁水源。如今的竹溪，群山叠翠，满目葱茏；溪河澄澈，碧波荡漾。从孕育一滴水，到汇入北上清流，这就是竹溪197条河流的绿色长征。

龙舟会赛事分赛前准备和赛事两个阶段。赛前准备包括泡船、箍船、扮船和挑选选手。每年农历五月初二或初三，会首要组织会员打开龙舟房，把龙舟抬到江里浸泡，等其浸透了水，再用铁丝打好几道箍。端午节前一天上午，各村都要扮船，先由鼓乐手从会首家里把木雕彩绘的龙头、龙尾接上船，安装在船头、船尾处，再把龙舟会的旗帜插在船中央，并把锣鼓安放在船上的适当位置。比赛路线没有起点和终点，一律凭鞭炮声为令，去抢夺出标人投在水中的奖品。此后，各村落的龙舟被抬回到各自村落前的江面上倒龙、送龙。

送龙是龙舟会赛事的最后一道程序，由龙歌手吟唱《龙歌》，船上选手一起合唱，然后由下一任会首祭过龙王后卸下龙头、龙尾，并将它们请回家，接着晚上吃会。至此，一年一度的龙舟会宣告结束。

2010年8月，因南北调中线工程建设，韩家洲村近500名村民挥别故土，整体搬迁至随州市随县。这座曾是古战场的江中小洲，自此褪去人间烟火，重归静谧原生态。此后每逢清明、春节，散居各地的韩家洲移民便在微信群里相约，返乡祭祖。千百年来，韩家洲人枕着这片神奇江洲，走过悠悠春秋。而移民这段风云往事，也镌刻进子孙后代的记忆，成为族群新的生命印记。

文言游记

十堰日报编辑部 联办
闾里书院《文思》编辑部

玉顺湖记

支若蓓

富源之北有湖，名曰玉顺湖，覆压百亩有余，县城之胜也。西临县城之胜景中学，南为体育馆，北则民居。

湖之形似金玉相合，湖底生草，状若利剑，丛生如林；水清，观之若见海底森林。湖面植水浮莲数丛，青翠成片，鲤鱼往来翕忽，人至则潜游湖底，悠然自适。待浮莲盛放，满湖花色映入眼眸，水面复映路旁繁花，花影交映。循湖之形建步道，道旁水杉、红柏相间，冬夏青红，悦人眼目。百姓或三两结伴，漫步疾行，笑语不绝。其间设运动器械，乃孩童嬉游之所，竞相追逐，腾跃双红，以强体魄。长者于旷地放歌起舞，演练太极。除步道外，又于湖上建观景木道，徐行其上，可尽览湖景，静听水声。湖中有假山，高耸敦实；山侧设瀑布，湍流奔泻，坠入湖中，玉珠四散。湖中置石为方岛，时有白鹭栖于其上。有山有水，有瀑有禽，诚佳景也！

玉顺湖之名，取金玉和顺之意，寓祥乐之兆；旁侧街巷亦名玉顺街，寄望深远。昔本荒芜黄土之地，今遂成此盛湖，人力之功大矣。为官者体恤民生，筹资营建，民得游憩之所，城添一方佳境。足见人怀仁爱之心，顺万物而尽其性也。

【作者简介】支若蓓，生于二零零四年，云南曲靖人。闾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浙东桐江书院记

■ 张奕涵

仙居西四十五里，有桐江书院。宋方旂建，初名鼎山堂。朱文公两度至此讲学，亲书“鼎山堂”匾额，并送子就学于此，作《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诗云：“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色。”皇庆年间，其玄孙志道拓址翻新，更名桐江书院，奉祀朱文公。历八百年而文脉不辍，蔚为东南道学渊藪。

书院正门悬联：“文公访道地，殿元受业家。”灰底铜字，为后世乡贤所镌。入门为门厅，堂宇不阔，四壁清肃。左右分列厢房，东厢房绘山水、载文辞，详述书院兴废、古今流变；西厢房辑录县中五十二位御史监察官之仕宦履历。循序深入，庭中置一鼎，三足两耳，以应“鼎山”之名。再进，四合中庭矗主堂，堂立四石，分镌“整、齐、严、肃”四字，乃朱夫子遗训，观者皆肃然起敬。堂中设八仙桌、太师椅，为昔年讲学之所。堂外一箭之地为大成殿，殿中立至圣先师孔子像。殿前陈琴二、箏二，左列编钟，右悬编磬。

自四合院东出，古树巍然矗立，为朱子手植苦槠。其名谐“苦志”，用以勉人向学；树皮皴裂如鳞，叶片温润如璧，树冠荫覆半亩，挺拔参天。树干嵌一空洞，长两米有余，宽可容二人立。历经八百载风霜，荫蔽如故。临风摇曳，縱縱铮铮，若军阵肃行，凛然有序。

桐江书院取岳麓书院朱子教条为治学纲领，一南一北，一源一流，遥相呼应，并称中华书院文化典范。今观世之书院，可喜可惧者存焉：商铺鳞次，游人熙攘，无硕博讲学、无圣贤传习，此为可惧；古制犹存、文脉未泯，可溯源知礼、承古启今，此为可喜。今书院学子二百有余，勤学砺志、心慕圣贤，古院文风，有望复兴。

【作者简介】张奕涵，生于二零零七年，浙江台州人。闾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勤劳的父亲

■ 周海波

扛不起1998年的秋寒

在那片他耕耘过无数遍的土地上

盛长成一片葱郁的庄稼

善良的母亲

默默流淌成一条清澈的河

一个人承载起故乡的全部

每当我咀嚼粮食和凝望河流时

我都泪流满面

路像一根细细的风筝线

思念在身后越拉越长

无论命运翻越多少山峰

尽管岁月攒下许多伤痛

故乡，是治愈的药

老屋门前那棵无人问津的核桃树

倔强地长出了新芽

燕子飞过去年的田野

迷失在新的田野里

我离开的早晨杜鹃含笑

我归来的黄昏雨打芭蕉

故乡，是孤独人的依靠

今夜

梦里的南山上

开满童年的苦荞

风云堵河口

■ 赵国章

堵河，源自《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堵”即阻塞、堵截之意。在其汇入汉江处，江心有一岛屿，似横刀立马的壮士，阻挡了激流而下的河水。这段水域被称为“堵河口”，这个名为韩家洲的江心孤岛，是目前汉江沿线景区内较大且颇具特色的一个江中岛。这里之前居住的村民均姓韩，且尊崇韩信，也就有了韩信“后裔”之称。

其实韩信是否在此葬母，真假假假，无从考证。但岛上至今遗存有大量汉代遗址，文化层厚约1米，这是不争的事实。地表更是散布着众多泥质灰陶豆、罐及绳纹筒瓦、板瓦等残片。想必，一脚踏下去，自会迸发出声震寰宇的历史回响。

汉江龙船会是郧阳堵河口一带的端午节习俗，俗称“划龙船”。汉江龙船会历史悠久，有其独特的文化空间和表现形式。相传主要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据专家考证，郧阳曾是屈原流放创作的地方，相传屈原曾于楚怀王十六至十七年间被流放至现在的郧阳区一带生活，并创作《渔父》《抽思》等流传千古的作品。

以前居住在岛上的韩家洲村，正好迎着堵河出口，风光旖旎、人文荟萃。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与船为伴出行、务农、打鱼都要跟船打交道。韩家洲赛龙舟的习俗历经千百年传承和发展，已有了鲜明的



堵河口晨光。刘昆 摄

民俗文化特色，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价值。每逢五月初五端午节，这里都会有一场龙舟盛会，吸引着四邻八乡的人们竞相参与和观看。

那一天的堵河口沿江，赛者激情壮怀、观者热烈狂欢的背后，是端午轮值“会首”一年来的操劳，端午当天“出标人”的慷慨，以及当地人对其堪比春节的重视……这些是得以让这项悠久的赛龙舟仪式驶过时间

长河，依然鲜活无比的存续秘密。

堵河口之于韩家洲人的龙舟会，有两大赛事活动，一是吃会，二是龙舟会赛事。吃会，就是每年端午节当天，各龙舟会都要组织吃会活动，即全体会员中午和晚上聚集在会首家里吃酒席。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吃会时坐上席，以示对老人的尊重。当天不在村子里的龙舟会会员，都要尽可能提前赶回村里吃会。

早该到长江沿线走走

■ 陈龙兵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我轻手轻脚关上家门，像合上一句没能说完的话。

副驾搁着一束白菊，花店喷洒的水珠凝在花瓣上，微微颤动，如同话到唇边又咽回去的泪。今天是父亲离世后的第一百天。我要回故乡，把女儿在长江大学军训的点点滴滴，讲给长眠的他听。车驶出竹溪的群山，路灯一盏接一盏向后褪去。我又想起六月十一日那个夜晚。医院走廊的日光灯惨白刺眼，我攥着父亲的左手，女儿牵着他的右手，静静目送他安然离去。他嘴角浅浅上扬，似卸下一生的重负，又似终于圆了心底一念悬想。窗外暮色沉沉，人间万家灯火尚未得及次第亮起。

父亲拼尽气力，硬是撑到女儿高考结束。他总念叨，等考完试，我们就回家。可在病房相守二十个日夜，终究没能留住他。那二十天里，但凡意识清醒，他总要问：“孩子估分了吗？想往哪儿报考？”我答还没有定论。他便闭着眼笑，笑意顺着眼角纵横的皱纹溢开来：“武汉周边学府多，报一所长江边上的学校吧。我一辈子困在秦巴大山里，从没见过长江，就让孙女替我去看一看。”

父亲在大山深处的乡村小学执教教

十载，退休后定居小县城，一生极少远行。大山阻隔了他望向大江的目光，也把他的岁月，牢牢锁在了连绵的层峦之间。

后来女儿真的填报了长江大学，就在荆州，离浩浩长江咫尺之遥。

父亲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深陷于悲恸。深夜常常惊醒，孤独与茫然轮番袭来。我反复叩问自己：人的一生，究竟所求为何？我做过十余年乡村教师，父亲亦是。我们两代人，如同两条从大山深处流出的支流，兜兜转转，始终没能奔入那条向往的大江。填报志愿那晚，我和女儿坐在客厅地板上，翻遍厚厚一本招生目录。最后敲定师范专业。我心里清楚，这不仅

是女儿的人生选择，亦是我们两代教育人未曾走完的路。

九月六日，自竹溪启程，送女儿奔赴荆州。我陪着她走遍校园：宿舍、食堂、教室、图书馆，东西南北各门，校园街巷，再走到长江沿岸。在刻着“长大长新”的巨石前，我们促膝长谈，期许她开启崭新的人生。眼见校园风气淳厚，师长可亲，待军训号角吹响，我便转身离开校园。

既到荆州，总要登一登岳阳楼。夕阳斜照，拾级而上，凭栏远眺。人间得失浮

沉，在千年砖石面前，不过是一阵穿楼而过的风。风掠过檐角铜铃的回响，却吹不散风本身。

之后我登上游轮，顺江而下。船舱里有人吟诵长江古诗，我伫立甲板静静聆听。

李白笔下“轻舟已过万重山”，是困境里的突围。只要方向笃定，步履不停，那些熬人的苦难，终会被远远抛在身后。杜甫吟“无边落水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把一己悲欢融入天地苍茫，个人愁苦由此获得释然与安放。苏轼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阅尽世事之后，与成败得失坦然和解。我恍然懂得，脚下奔涌不息的长江，正是千百年前，诗人们望见的同一条大江。

江风浩荡，吹得人立身不稳，心底却前所未有地安定。我记起父亲住院的某个深夜，他轻声叹道：“我这一生，没什么大遗憾，就是没能看一看长江。”我宽慰他，等病愈便带他前来。他轻轻摇头：“不必，让孙女替我去就好。”

昨夜，女儿发来一张照片。迷彩服衬着青春的脸庞，身后是长江大学暮色四合的天空。她对我说：“爸，这里江风很大，

却格外清爽。夜里我梦见爷爷了，中秋放假，我要回老家去看他。”

我望着照片，心里默念父亲。他一生未曾见过长江，倘若看见这幅画面，定然会露出笑意。他咬牙熬过病痛，苦苦撑到高考落幕，不过是期盼后世，可以站在大江之畔，从容吹一吹浩荡江风。

车子驶入故乡，东方刚泛起微光。我把白菊安放在墓碑前，将手机里女儿的照片放大，轻轻摆放在碑前。晨风吹落花瓣上的水珠，恰似一句萦绕许久，终于说出口的话。

早该到长江沿线走走。早该带他亲赴江边。

可是父亲，您看——您的孙女，已经替您站在了长江岸边。一身戎装，迎着江风，面向镜头含笑。那眉眼笑意，像极了当年的您。

长江滔滔东流。自白帝城奔涌至荆州，从杜甫沉郁的悲慨，流向苏轼旷达的襟怀；从父亲未了的夙愿，我难以释怀的怅惘，流向女儿挺拔坚定的身影。江水从不回头，亦不会停留。它只是兀自奔流，收纳一代代人的来路与归途，载着所有的期盼与遗憾，一同奔赴远方。

